

8 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月下拷问(外三首)

■ 查克全

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视线
让你欲说还休,又不肯露脸
是谁遮住了你的容颜
让我总隔着一张浅浅的帘

如今,我再也无法看清
你少女般清纯的脸蛋
我想问雾霾何时驱散
醒醒吧,那些雾霾的制造者们
什么时候还我一片蓝天

父亲节:父亲写给14岁女儿(查力瑞)的诗

女儿,你已经历了14个父亲节
在这14年里
你的父亲表现得并不完美
甚至没陪你过一个像样的六一儿童节
你即将做成人礼
但你要理解
你父亲的父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请相信你是他唯一的天使
你有神奇的魔力
让一个硬汉
变得软软的
但愿我的父爱
能有神奇的力量
让你从柔弱女子
慢慢地变得坚强起来

好了。我的女儿
你快过来系上围裙
父亲教你
这样洗碗

致青年歌唱家马渲子

马渲子,你这东方的茉莉
熊猫音乐的使者
从绵阳款款走来
一曲《青春誓言》和《天边有条美丽的河》
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
掀起层层音乐的涟漪
身影摇动
你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和维也纳金色大厅
美声、民族、通俗的歌声
在你喉咙里打滚
婉转如百灵
啼碎今宵烟云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你第一时间
赶赴地震灾区,用一颗孕育光芒的母体
唱响《人间真爱》和《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唱落人间最寒冷的霜雪
地震和阴霾
在你圆润、丰满和甘甜的歌声里
渐渐远去

不要再伤害了,我是说我们彼此

人是感情动物
好好待自己,也好好待别人
即使我们分手了
都应当善待和尊重我们曾经
拥有的那段感情

也许你说得对,我不了解你
但作为牵过你手的人
我劝你冷静面对一切
不要再伤害了,我是说
我们彼此
都应当互道一声珍重
忘却过往的烦恼和不快
向明天轻装出发

除我之外还有大海和夕阳
以及为爱不惜粉身碎骨的波浪
2017年7月16日于成都

母亲(外一首)

■ (甘肃)何军雄

我去乡下的时候
母亲正在地里干活
弯曲的脊背
和庄稼成一种姿势
豆大的汗滴在脸上滚落
手里的镰刀尽情飞舞
看见我了母亲放下镰刀
拿衣襟擦汗滴
用力拉住我的手
问我饿了没有
我什么也没说
眼泪已经流出

乡下的母亲

住在乡下
一年没能去过几回集市
更不要说进城了

对着黄灿灿的玉米笑嘻嘻
那些庄稼
如同自己的孩子

撩起宽大的衣襟
包着刚出炉的洋芋
先给进门的儿子尝

每天都是一样的形成
那些鸡鸣吃饱的时候
你还饿着肚子

很少在山间闲走
从来也不逛街
一生没坐过一回地铁

乡下的母亲
每天念叨着
那些鸡鸣和
我的名字

潮头品茗

岁月流逝,我离开工厂已40年,我常常回忆当工人的日子,也自然想起我的白铁师傅——游继善。

1977年3月我中学毕业不久,经人介绍来到了县香料厂,当时又叫油漆厂。生产香料也生产油漆,所以一个工厂两块牌子。我先是在机修班打杂,给师傅们锯锯工件,搬运材料。这是粗工,没有什么技术可学。

那天,领导找我,叫我去白铁组学白铁工。白铁工,又叫打白铁,是过去街市上的老手艺人,用白色镀锌铁皮和黑铁皮来加工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因为厂里生产的油漆成品是用白铁桶和白铁箱装,所以白铁工作任务很重。白铁组只有个师傅,每天要赶做加工很多箱桶出来,领导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不到20岁。去学一门手艺很好,将来就是厂子不好,到社会上靠手艺也能混到饭吃!”

就这样我来到了白铁组,见到了游继善师傅。

游师傅虽然称师傅,但实际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年纪,比我才大几岁。因为从小就做手艺,说是家传祖父教的,已有10多年的经历。他中等微胖身材,人生得白净,眼睛大大的,长年剃着一个平头。虽然是手艺人,但人爱干净。做事时都是挂一个布裙,不让衣服弄脏。他书虽只读小学三四年级,但谈吐却像个斯文人。他是邻县邵武的人,在那里开了一个白铁店。因订了一门亲事在光泽,所以那边店关门,来到这里进工厂。

他有手艺,人缘很好,厂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不管是谁,叫他焊个桶,配个箱盖,补个盆洞,随时来,他都会放下手中的活,马

暑假,我回到乡下,像只蝉,蛰伏在草木间,忙时耕读于田,闲时信步于野。

乡下的时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着独自的步调和秩序。对于种子,它是发芽、伸叶、抽节、开花、结实,按部就班;对于麻雀,它是觅食、嬉戏、恋爱、啄羽、归巢,此起彼伏;对于父亲,它是一弯腰、一直身、一袋烟、一合眼,一辈子,有条不紊。

我一直把不准这种节奏。我带来的那些书,每本都翻过,却总是反复翻着同一页。

在乡下,没有什么火急的事。太阳升得或早或晚,一天还是24小时,不会缺少分秒。叶子长得或大或小,一样在阳光里刷卡,在月光中生长。草虫叫得或乱或齐,无需签到,也没人指责。父亲走得或快或慢,从村庄到田野,一辈子还是那么长,不增不减。

父亲六十多岁了,还干着二十岁干的活。我是“书生”,不顶用,没了帮手,农活他全要自己来。我曾怜悯他,一辈子只干一件事,该多无聊啊!现在想,一生干好一件事,也是一种幸福!三十年来,我

小小说

赵副局长分管工程建设,可谓炙手可热。赵副局长无论视察哪块工地,到哪个建筑公司调研,所到之处都前呼后拥,好气派。

赵副局长乔迁新居,局办公室小李送了幅画给他,一脸诚恳地说:“马副局长,您是我的恩人,所以我量身定做为您画了这幅画,希望您喜欢!”

赵副局长打开一看,但见画上一山、一马、一人。但见那山极是陡峭,悬崖万丈;那马傲立山之巅,前蹄飞起,似乎要腾空而去;那人骑在马上,戴着金边眼镜,身穿黑披风,脖子上围着蓝围巾……

赵副局长哈哈大笑:“看这装束,这不是画的我吗?这画有横刀立马的气势,我很满意!”赵副局长把画收下,挂在了客厅里。

这天,赵副局长老父进城来看望儿子,见了这幅画,脸色很严峻。赵副局长很纳闷:“这是局办公室小李量身定做为我画的,小李是城里小有名气的画家,难道他画得不好

我的白铁师傅

■ (福建)王建成



上帮你做好。有的东西坏得不好弄,耗费他不少时间,他也没有怨言。别人走时,谢谢他一句。他都会说:“举手之劳,有什么可谢的!”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全厂上下都叫他“游师傅”。

见我到来,他很高兴地说:“你如肯学,我就把全套手艺都交给你!”

他教得认真,往往是做好一个东西后,叫我按他的样子做,不懂就问他。白铁工看似简单,学起来却不容易。是个纯粹的手艺活,做每样东西,要先划个图样,量好尺寸,用铁皮下料,裁剪、敲打、铆边、镶接、锡焊等等。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否则就影响成品。那天,我学做喷壶的喷头。先要把一块量好的圆形铁皮放在凹槽里打成凹凸形状,可我打了半天打不成形,他看了接过来叫我看,怎么落锤,怎么转动,很快一个喷头形状就出来了。他说:“做白铁手艺,每一道工序

暑夏的书与远方

■ (安徽)寒星

干过很多事,有些甚至轰轰烈烈,但我从未感到过幸福。

过了五十,父亲就变了个人,下地时,总夹上一本书。干活累了,就席地而坐,看一张,抽掉,放上烟丝,卷根烟,吧嗒吧嗒地抽。他看书的眼神就像看庄稼,炽热得如同烟头的火星。人生不过百年,五十岁后,父亲开始沿着来时的路,一个人往回走。

那天,干完活,我和父亲坐在地头。父亲看书,吸烟,凝望庄稼。烟味袅袅,草墨味、风霜味、阳光味、烟火味……我豁然,作为共同的给养,草木可以为纸、为墨、为书、为烟,也可以为人。那么,每株庄稼也是一本书,这片土地该是一本多么卷帙浩繁的鸿篇巨著啊!而父亲,既是它的作者和读者,也是其中最质朴的一卷。

难怪这画没标题

■ (重庆)殷贤华

吗?”

老父斜眼瞟了一下赵副局长,生气地回答:“我在乡村中学当美术教师几十年,怎么会看不出这画的水平?只不过小李的真正用意,你懂吗?”

赵副局长一愣:“啥意思?”

老父叹口气,一字一顿地说:“小李这是在提醒你,要好自为之、悬崖勒马!”

赵副局长一听勃然变色、暴跳如雷:“不可能吧?小李从乡镇调到局机关,还是我向熊局长推荐的呢,他难道恩将仇报?”

老父用手点着赵副局长的鼻子,语重心长地说:“儿哪,你怎么还不开窍?你天天跟建筑老板打交道,你们暗中做了什么交易,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这次我从乡

四川省诗歌学会 四川诗歌杂志社 企业家日报副刊部 诗领地诗刊

关于联合举行全国“诗与爱同在”主题诗歌大赛征稿启事

为促进诗歌文学的繁荣,挖掘和发现优秀人才和作品,四川省诗歌学会、四川诗歌杂志社、企业家日报副刊部、诗领地诗刊联合举办“诗与爱同在”主题诗歌大赛活动。现面向全国诗人、诗歌爱好者征稿,相关事宜如下:

一、大赛主题

本次大赛作品题材以爱为主题,包括亲情、爱情、友谊均可入题,题目自拟,要求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突出反映社会正能量,不能含有敏感的政治字眼,不反党辱国。

二、稿件要求

本次大赛作品体裁仅限现代新诗(包括散文诗),每人以3首为宜,组诗不超过100行。

三、奖项设置及评选

所有入围作品在《企业家日报》副刊官

方公众号“潮头文学”推出,并根据阅读量、留言选出候选作品,然后交作家诗人组成的评委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优秀奖及鼓励奖。所有获奖作品将由《诗领地》以专号刊发,《四川诗歌》、《企业家日报》择优选发,获奖证书由四川诗歌学会、企业家日报潮头副刊部颁发。具体奖项如下:

一等奖1名,奖金1000元,奖品一份;
二等奖2名,奖金800元,奖品一份;
三等奖3名,奖金500元,奖品一份;
优秀奖10名,奖金200元,奖品一份;
鼓励奖20名,奖品一份。

四、征稿及评奖时间

征稿时间3个月:2017年7月20日—10月20日。2017年11月未颁奖。

五、征稿专用邮箱:763358734@qq.com,请注明诗大赛字样。

六、投稿须知

都是功夫,都要反复锤炼,才能成样,来不得半点马虎。”还有一次,车间送来几个漏水的桶,游师傅不在,我接过焊好后让人拿去。可是过了一会,人家又拿回来说,还是会漏。这时游师傅回来了,他一检查,发现是底边上没有焊好,就马上焊好让人家拿去。人走后他对我说“做手艺就是做人,一定要认真。人家看你做的东西好坏,就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这句话意味深长,让我几十年一直记在心里。

在白铁组我干了3个多月时间,因为厂里说我是少有的几个高中生,抽我去江苏苏州造漆厂学习涂料生产。那天我向他告别时,他似乎有些惋惜,说:“你本来可以学得很好,可是厂里要调你也没办法。”

三个月后我从苏州造漆厂培训回来,一天晚我和他一起值班。我们谈了一晚,他还是说:“如你能学白铁就好,你好好学肯做,为人老实,我的手艺也有一个好传人!”他的话让我很感动,他等于是我在工厂第一位正式的师傅。

我于1982年调到县总工会机关工作,走时我去向他道别。后来他因为婚姻不顺回邵武去了,我就再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直到那天《闽北日报》的读图时代和《闽北民俗》介绍老手艺,刊登了他的像片和介绍,一下子让我想起他的许多往事,唤起了我对以前工厂的许多回忆。从介绍中我知道他的大体情况回邵武后和人家一起合开一个白铁店,直到2013年初退休。

人生记忆的东西太多,白铁师傅游继善就是我年轻时在工厂最好的回忆之一。我想,什么时候我去邵武看他呢?了却人生的愿望!

父亲只读过四年书,绝非诗人,但在我眼里,他和陶渊明一样。“小隐于野”,父亲不是隐士,生于斯、长于斯、活于斯、老于斯,他本就是这里的一部分,就像一株草木,一声虫鸣。或许你辨不出一个和另一个,但他们每一个都是唯一,就像父亲。

父亲是儿子的一座山,一直,我都是父亲的旁观者,身在此山中。如今,父亲白发如雪,时光薄如书纸,那些我翻过的岁月,也是父亲点燃的年华。佛说: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看着父亲,我蓦地觉得他就是——尊佛,汗珠夺目,像佛珠,散落,不着一语。

乡下的时光有“毒”,我也沾染了草木的习性,不急不躁,以致整个夏天,都没读完一本书。从村庄到田野,从时间到时光,草木是本书,庄稼是本书,父亲是本书,大地是本书……我流连于一本本书中,左顾右盼,瞻前望后,直到自己也变成一本书,变成远方。

下赶来,就是听到了你的风言风语,来劝你悬崖勒马的!小李是你的下属,你对他有恩,他才采取这种委婉而善意地方式,给你敲警钟啊!”

赵副局长鼻子哼了哼,嘟哝道:“难怪这画没标题,这小子……”

不久,局机关一把手熊局长东窗事发,因受贿被免去职务,开除公职。赵副局长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要不是小李赠画提醒,要不是听从老父劝告,要不是自己及时收手,其结果肯定和熊局长一样的下场!

卸任后的赵局长一身轻松,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李局长叫到家里吃饭。酒过三巡,赵局长把当年那幅画拿出来,交到李局长手里,郑重其事地说:“这幅画像副重担,时刻压在我肩上,提醒我做官清廉,如今我可以卸下了。我想把它回赠给你,时刻压在你肩上,你懂我的意思吗?”

小李收敛住笑容,恭恭敬敬接过那画,感觉沉甸甸地……

红芙蓉

■ 钱续坤

读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对其开头两句印象颇深:“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那么是否有一种花儿,在水陆均能见其倩影,且在群芳谱里占有一席之地呢?这对于从小就喜欢采花赏花的我来说,觉得当仁不让的莫属芙蓉。

“芙蓉”之名,最早见于屈原的《楚辞·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种属则有“木芙蓉”与“水芙蓉”两类,分别归于锦葵科与睡莲科。木芙蓉并非乡间真正的“宠儿”,多数零星地栽植于院墙外、篱笆边、沟垄间;偶尔也有三五株携手在熟稔的家园,

但是它们始终不媚不俗,不妖不冶,只是默默地吸纳酷热的暑气,蕴积天地的精华,彰显葳蕤的生机;待到“秋风起兮云飞扬”之时,甚至是“千林扫作一番黄”之际,那躲藏在绿叶之下的蓓蕾,才会在沁凉的晨露中,扬起一张张白里透红的“脸”。我仔细地端详过这张“脸”,它比牡丹的高贵稍逊两分,比玫瑰的浓艳略输一筹,可是那清晰的纹路,那水红的底色,显得格外地端庄与标致,就像出挑的村姑,素面里透着成熟的美,简朴中不乏清丽的韵;尤其是那金黄色的花蕊,与叠叠皱皱的花瓣互为映衬,常常吸引过往的游人,或赞其美,或羨其芳,或品其性。我私下里曾将芙蓉的蕊与沁人心脾的丹桂进行过比较,虽然颜色相近,但是香味迥异——前者需近前使劲嗅之,方才感觉到淡淡的清香袅娜升起;后者即使相隔百十步,鼻翼之上仍能体验到浓郁的幽香掠过。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两者都可归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之列。

其实,周敦颐所言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专有所指——莲花。莲花既有“芙蕖”、“泽芝”、“菡萏”等诸多别名,更有“水芙蓉”的雅称。这雅称与其说是特定的称谓,不如说是形象的比喻,不信你看呀,在江南水乡,那不濯清涟的荷叶之上,攒动的万茎早已高高擎起生命的辉煌;那此起彼伏的蛙鸣声里,绽放的娇妍正静观莲塘深处的荫凉,在夏日怎样临山呈瑞,照水呈祥。从来不知愁滋味的乡村少年,在那时仿佛就是一只只会凫水的鸭子,成群结队地嬉戏于荷塘之中,莲藕成为午后的晚餐,荷花装作漂亮的头饰。这种在水中来回游飞的场景,多年来一直留存在记忆的深处,及至后来有机会观看到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出水芙蓉》,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为少年的那段幸福时光哑然失笑。

失笑的当然还有自己在认知上的谬误。农村的孩子对“木芙蓉”多少是有点印象的,但几乎很少有人知晓“水芙蓉”的雅称,至于那文绉绉的别名,更是闻所未闻。所以等到品读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时,我一度偏执地认为,这根本不合情理,并搬出王维的诗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振振有词地与语文老师理论。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虽不是轻捻须髯的老夫子,但是古典文学底蕴深厚,他只引用了韩愈的《木芙蓉》进行比较:“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艳色宁相妒,嘉名偶自同。这终于使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植物的种属上,也表现在花开的时令上,“水芙蓉”是盛夏的标配,“木芙蓉”是寒秋的代表。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谢晋执导、姜文与刘晓庆主演的电影《芙蓉镇》。这部反映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人物悲欢离合的电影,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多项大奖,更是使得位于偏远湘西的一座古镇闻名遐迩。我慕名前往芙蓉镇采风时,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初春,当时既未亲眼得见“两两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的木芙蓉,就连“幸喜纤枝摇曳水,偏为玉宇俏红腮”的水芙蓉,在“楚蜀通津”的西水之上也难觅踪迹。不过这并没有败了我观光的雅兴,因为在我的心中早已坚信,“水陆草木之花”拥有同名者,唯芙蓉而已……

更正

尊敬的读者:由于本刊编辑失误,将小小小说《假肥》的作者李忠元(吉林)先生署名为我查克全了。特此更正,并向李忠元先生致歉。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s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